



秋浦 主编

# 齐语教研究



# 萨满教研究

秋浦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文俊  
封面装帧 王建纲

萨满教研究

秋浦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插页 8 字数 135,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600

书号 2074·442 定价 1.30 元

## 卷首语

多年以前，对于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一些民族，我们曾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调查，其中包括对这些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教的调查。之后，我们对于突厥语族一些民族的萨满教情况，又作了专门的调查。《萨满教研究》正是以上述调查材料为基础，并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等有关材料写成的。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集体力量编写的，由秋浦主编。编写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八年五月，至一九八一年六月完成。编写者及其分工如下：满都尔图（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结束语）、夏之乾（第三章、第八章）、蔡家骥（第一章、第七章）。吕光天曾参加引言、第六章的起草工作。秋浦对全书进行修改并定稿。

金启琮、修世华、郭布库曾帮助搜集部分资料并参加提纲的讨论。胡厚宣、宋镇豪、齐文心帮助审阅书稿中所引用的甲骨文部分。特尔根、丁师浩、姚国民、曾宪英、于锦绣帮助翻译一部分有关外文资料。还有一些同志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资料和图片。在此，对这些同志的热忱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 引 言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一些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起源于远古。历代史书关于我国北方古代民族的祖先，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突厥、高车、回鹘、黠戛斯等有关宗教活动的记载是相当多的。如匈奴祭“天地、鬼神。……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sup>①</sup>乌桓“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sup>②</sup>，人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纓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sup>③</sup>。《周书》记述突厥各族多以狼为图腾，由女巫主持宗教仪式<sup>④</sup>。高车人若在某地遇到地震，则“叫呼射天”，后即迁去，翌年秋天马肥时，重新回到原地，再由女巫主祭<sup>⑤</sup>。《隋书》记载：“契丹之先，……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sup>⑥</sup>地居我国西北地区的“焉耆国，在车师南……。死亡者，皆焚而后葬。”<sup>⑦</sup>这些记载大都和萨满教有关，但萨满一词，直到十二世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八九二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八三三页。

③ 范曄：《后汉书》卷一百二十，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九八〇页。

④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十，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版，第九〇七—九〇八页。

⑤ 魏收：《魏书》卷一〇三，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第二三〇八页。

⑥ 魏征等：《隋书》卷八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七三年版，第一八八一页。

⑦ 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七，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第三二一六页。

纪中叶，才第一次明确地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三朝北盟会编》上说：“珊蛮者，女真语巫姬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sup>①</sup>这里所说的珊蛮，就是指的萨满。这是现在所可能找到的有关萨满教的最早记载。

明、清两代，对萨满教的零散记载日渐增多。及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对萨满教记载有比较丰富材料的著作，应当提到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

尽管对萨满教的记载日益增多，但各人对于萨满一词的写法却很不统一。如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和《清史稿·礼志》，都把萨满写作“萨玛”，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写作“叉马”，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写作“萨麻”，索礼安的《满训四礼集》写作“萨莫”，还有写作“叉玛”、“沙漫”、“撒卯”、“撒牟”的。总之是语音相近而写法不同。《大清会典事例》最先使用萨满两字，一直到现在，始逐步为学术界所通用。

萨满教一词来源于通古斯语，意为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过去，在萨满教流行的地区，当人们发现这种人，就认为该人快要成为巫师了。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锡伯族，都称他们的巫师为萨满。其他语族的民族对萨满的称呼有所不同。突厥语族的民族将萨满称作“奥云”或“巴克西”，蒙古语族的民族将萨满称作“奥德根”（“雅德根”）或“勃额”。

萨满教的分布，除了我国北方以外，与我国北方相毗邻的西伯利亚，也是它的主要分布地区。甚至从非洲经北欧到亚洲再到南北美洲这一广阔空间所居住的各族，都存在共同的萨满教。

在西方，一些早期的著名学者和旅行家，如拉施特哀丁、鲁

---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不鲁克、马可·波罗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谈到过有关萨满教的种种活动情景，但都没有明确指出过这就是萨满教。萨满教一词最早传入西方，约在十七世纪末叶。自此以后，萨满教成了国外学者争相研究的一个课题。俄、日、美、英、法、德、波兰、匈牙利、土耳其、瑞典和芬兰等国的学者为此先后写了不少著作，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应当指出，由于阶级的局限，在这些著作中，有很多是充满了唯心主义观点，这自然也就难以正确解释萨满教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

《萨满教研究》这本书就是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作些尝试。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去做，是由于我们深深地感到宗教观念渗透于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中，渗透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中，渗透于当时的传统习惯和道德观念中，渗透于流传的口头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总之，没有一个领域不浸透了宗教。因此，不研究这种原始宗教，可以说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原始社会。

诚然，原始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着人们的自然力量在他们头脑中的歪曲的反映。尽管如此，我们也决不能把它看作是杂乱无章的。沿着它的脉络，仍然可以寻找出它发生、发展和消亡所经历的一条漫长的道路。

当然，我们也深知要对原始宗教作出科学说明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从一九五六年起所进行的对一些民族的实地调查中，我们就不只一次地碰到过，思索过。现在在着手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尽管面前已经摆着并不算太少的材料，但困难依然是相当的多。这除了我们本身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限制而外，还由于信仰萨满教的各民族之间的情况很不相同，以及各种原生与次生形态交织在一起，有时简直是象一团乱麻那样地难解难分。特

别是由于远古资料的贫乏,使我们在探讨宗教的起源问题时,即使借助于国内外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一些资料,恐怕也难以把问题阐述清楚。因之,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萨满教研究》,可以说是一本很不成熟的东西。在此,我们热忱地期望读者们批评和指正。



# 目 录

引言	1—4
第一章 宗教的起源	1—12
第一节 宗教属于历史范畴	1
第二节 宗教产生的历史条件	3
第三节 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	10
第二章 自然崇拜	13—25
第一节 拜倒在大自然的脚下	13
第二节 对动物的神化	20
第三节 自然崇拜的特点	22
第三章 图腾崇拜	26—40
第一节 图腾——氏族的特殊标志	27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的产物	33
第三节 血族复仇的歪曲反映	38
第四章 祖先崇拜	41—54
第一节 祖先崇拜的兴起	42
第二节 灵魂不死和丧葬仪式	44
第三节 氏族祖先之神	51
第五章 萨满——人神之间的“使者”	55—78
第一节 萨满的产生	55
第二节 萨满的承袭	60
第三节 萨满的职能	68
第四节 多神崇拜有了进一步发展	74

<b>第六章 阶级的烙印</b>	79—115
第一节 神的地位由平等到不平等	80
第二节 萨满由尽义务到逐步走向职业化	86
第三节 几种宗教并存和混杂	97
第四节 向一神教的过渡	108
<b>第七章 对比(一)</b>	116—142
——汉族中的原始宗教	
第一节 奴隶社会的宗教活动	117
第二节 封建社会的“扶乩”和“四大门”	127
第三节 巫教与萨满教	138
<b>第八章 对比(二)</b>	143—168
——南方民族中的原始宗教	
第一节 共同点与不同点	144
第二节 地域性和等级性	158
第三节 阶级社会中的原始宗教残余	164
<b>结束语</b>	169

# 第一章 宗教的起源

宗教的起源是早期人类社会一个异常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如果说不是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的话，至少也是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我们着手研究萨满教这一原始宗教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首先碰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尽管到目前为止，地上和地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直接材料为数不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一定会增加很多，但要完全回避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长时期以来，在有关宗教起源的问题上，唯物论同唯心论之间，无神论同有神论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原理，我们应当在前人业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去研究它，探索它，使人们的主观认识逐步符合于客观实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正如马克思所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sup>①</sup>

## 第一节 宗教属于历史范畴

用迷信来说明历史，在各民族的传说中几乎普遍存在。例如鄂伦春族传说，人是“恩都利”神用泥土做的，大地上一切能呼吸的动物，最早也是“恩都利”神创造出来的。“恩都利”神在

<sup>①</sup>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二五页。

做人时,头一次是把肉和泥拌在一起,做出的人就能呼吸了,但不能走路,于是又在肉和泥里加入了骨头,这才使做出的人既能呼吸,又会走路。

《旧约全书·创世纪》关于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成的第一个人叫亚当的故事,更是人所共知的。《创世纪》中,先有上帝而后才有人类这一点,也是表达得很清楚的。

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有神论者对于产生宗教的种种说法,简直如汗牛充栋,无法一一列举,但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不外这样几条:(一)宗教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宇宙万物固有的永恒的现象,宗教无所谓起源或消亡;(二)宗教感情、宗教意识、宗教经验,都是起源于神、起源于上帝的启示和恩赐,它们是独立于人的感觉、意识之外的一种神圣的、不生不灭的理念;(三)神这个概念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但是神是不灭的,在宇宙和人间它无所不在又无所不包。

把宗教看成是超越一切时间、一切空间、一切条件而独立永存的东西,或者看成是天赋予人类的固有的本性,竭力否认宗教属于历史范畴,否认它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过程,可以说这是一切有神论者的共同信念和教义。

而当人类进化的历史不断地被发现和认识的时候,有神论者就不得不匆忙地作些修补的工作,他们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利用了类人猿的肉体,并在它的肉体内置入人的不灭的灵魂。”<sup>①</sup>这就在事实面前承认了人和猿在进化史上的生物学关系,尽管这种说法依然是虚无飘渺的。

很显然,上述种种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唯心主义的,因

---

<sup>①</sup> 俄国圣克朗施塔德黑色百人团的神甫们的话,引自Г.А.古列夫:《关于灵魂不灭的信仰》,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一九页。

而也是反科学的。

事实上，我们居住的地球已经具有四五十亿年的漫长历史了。人类的祖先从古猿逐步进化到今天的人类，看来不过是几百万年，而宗教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相比，那就要短得多，和地球的历史相比，则更是微不足道。

人类是由古猿逐渐进化来的，这个事实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科学发现与研究所证实了。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来，代表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的化石，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地被发现。人类起源这条渊远的进化锁链上的空白虽然还很多，却先后逐个地被已经发现的材料所充实。相信上帝造人理论的市场不是愈来愈大，而是愈来愈小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迄今无数的古生物发掘以及现实生活当中的事实表明，动物界是不存在着宗教的。当人类的祖先还没有从动物界彻底分离出来之前，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并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完全区别开来之前，在漫长的古猿和早期猿人阶段上，同样也是没有任何宗教可言的。因为无论是客观的社会物质状况和主观的意识发展水平，当时都还不具备产生宗教的历史条件。

因此可以认为，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有了人类就有了宗教，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属于历史范畴，有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最后也必然走向消亡，绝不是什么永恒的现象。

## 第二节 宗教产生的历史条件

宗教既然属于历史范畴，有它的起源，那么它究竟起源于什么时期呢？这就需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具体的探讨。

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是一八四八年在地中海西端直布罗陀海峡的峭壁上和一八五六年八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七公里霍赫达尔村南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费尔德赫菲洞穴中被发现的。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迄今已知最早的初具形式的墓葬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一九〇八年，法国南部圣沙拜尔村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一具成年男性的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骨架化石，身长约一百六十厘米。过去对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研究，主要根据这一标本。这具尸骨象是埋在一个岩棚中，身旁放着燧石、石英岩碎块以及野牛和驯鹿的尸骨。在法国的莫斯特，还发现一具青年尸骨，头下枕着一堆燧石。在法国的费拉西，发现有男女两具尸骨，分别埋在岩棚下两个相距约五十厘米的坑内，头对着头。男的头上和肩胛上压着扁圆的砾石；女的脸朝上，腿曲着，双手放在膝上。在意大利的蒙色西一个洞穴里，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放在一个被扩大的孔穴中，头的周围排列着许多石块<sup>①</sup>。把它们和旧石器晚期的墓葬对比来看，这些极为简陋但存在着一定样式的埋葬，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活着的人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这种安排反映了尼安德特人的宗教意识已经出现了。

尼安德特人葬式的发现，无疑地对于探索人类最早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证据，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历史时期在人类进化史上是晚期猿人向新人过渡的时期，亦即智人阶段。尼安德特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又称作古人阶段；其地质时代是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其绝对年代距今大约十几万年到几万年之间；文化时代是旧石器的中期。在没有更新、更为重要的材料被发现之前，我们姑且把尼安德特人时期即早期智人阶段

---

<sup>①</sup> 参考吴汝康等著：《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五八、一六八、一六九页。

的文化作为考察人类宗教产生的时期。在发现尼安德特人以后的近一百多年里，在欧、亚、非三洲，特别是在欧洲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其个体不下七十。我国境内这一时期的古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址的发现，也比较广泛。计有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周口店新洞人、许家窑人、桐梓人、周口店第三、十五地点文化等。这些遗址，今后对揭示人类宗教意识的起源或最初的宗教形态，可能存有希望。我们通过尼安德特人遗骨和上述国内遗址文化的初步考察，对这一时期宗教产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物质条件，也许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估计。

从复原了的典型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来看，外形还具有不少晚期猿人的特征，如眉脊比较粗壮、发达，下颏骨比较后缩，头顶低平，额部很倾斜但不缩狭，而且头骨最宽处比猿人稍高，比现代人要低，不及现代人那样圆隆，脑颅形状上小下大，介于晚期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等，这些都反映了尼安德特人的脑子的外形较为原始的一面。但是，尼安德特人的脑量要比晚期猿人为大，约一千五百七十五毫升，比北京猿人的平均脑量约大五百十六毫升左右，已经接近或达到现代人脑量的水平。同时，尼安德特人的脑子比猿人的结构要复杂些，显然具有比猿人更高的智慧<sup>①</sup>。尼安德特人脑量的增大，躯体其他部分也比晚期猿人进步，很象现代人。这些都说明早期智人的体质构造上人的新质进一步克服了猿的旧质，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还说明尼安德特人在漫长的劳动生活中，脑子能接收外界传来的愈来愈多的感觉信息，从而促进脑子内部综合分析机能的发展，对身体各种运动功能的控制也更加准确和精细了<sup>②</sup>。在体质形态的结构

---

① 中国马坝人的头骨有不少地方和尼安德特人相似。

② 参考吴汝康等著：《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五八——一五九页。

上,早期智人确比猿人前进了一大步。

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早期智人的遗骸虽不及尼安德特人完整,也没有发现反映宗教意识的证据,但是这些遗骸<sup>①</sup>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群的性质,都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化石遗骸“已经表现出黄色人种的若干形态特征”<sup>②</sup>。这些遗址的文化是很有特色的。石器的制作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在制作的方式方法上呈现出一些比较固定的趋势,对某些石器的修整较为规则和细致,石器的种类似乎也多了。

山西丁村文化的石器,广布在汾河流域地区,内容丰富。石器多取材坚硬的角页岩砾石,用这种岩石材料制作石器,当比猿人用燧石或脉石英打制石片要困难。丁村人能根据不同的石料用碰砧、锥击的方法来制作各种用途的石器。石器的主要类型有三棱厚尖状器、单面和双面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三棱厚尖状器又称“丁村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代表性的石器类型,系用厚大石片打制而成,一端颇尖锐,另一端手握的部分修制得较好,可能用来挖掘。其他的尖状器又分小形、鹤嘴形和舌形等大小不同形状。有一些砍砸器,从器身两面交互加工,内中有盘形、椭圆形和舌形等,可能有些是用来砍伐树木的。大小石球用

---

① 计:马坝人:一个男性头盖骨。

长阳人:一件左上颌断骨,上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一颗单独的左下第二前臼齿。

丁村人:一颗右上中门齿;一颗右上外侧门齿;一颗右下第二臼齿;一块右顶骨。

许家窑人:一块儿童上左颌骨;一颗单独左上第二臼齿;六块顶骨;一块枕骨,约代表五、六个个体。

新洞人:一颗左上第一臼齿。

桐梓人:一颗上内侧门齿;一颗上前臼齿。

② 吴新智等:《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三二页。



来投掷狩猎。总之,丁村的石器中有一些已经修理得很平整,石器的外形也区分明显,反映出了村人石器工艺的水平。这里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约近三十种,多数是一些大型兽类,如野马、野牛、野猪、大角鹿、熊和象等,人们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存在着自然的分工。

河北许家窑遗址发现的石器,绝大部分都相当的小,笨重的砍砸器很少见,有各式轻巧的刮削器,其中以拇指盖状刮削器为突出。此外还有器身不大的各式尖状器、屋脊形雕刻器、斜边雕刻器和小石砧等,其原料取材于玛瑙、各色燧石、蛋白石、水晶和脉石英等。此外尚有骨、角器。石器当中尤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大小石球,有的地方几乎多得成堆。石球做得很圆,当需要一定的工序才成。这些石球多半用来追捕野兽,能在相当一段的距离之外,延长手臂的功能,击中兽类。或者两三个石球用绳索拴成一组,成为投石索,用一定的方式抛出去,力量不小,能击伤或绊倒野兽,发挥了投器的威力。石球在狩猎上的广泛运用,显示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和狩猎技术的提高。民族学材料上有不少这方面的生动记载<sup>①</sup>。

北京周口店新洞人遗址为我们提供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环境的情况。新洞人居住的地带是比较温暖多树的灌丛草原,燕山山脉较为干旱。新洞人居住的洞穴里堆积了较厚的灰烬层,内中有烧过的骨头、石头和石器。烧骨中有大量的小哺乳动物和鹿角。这些动物中,小的行动敏捷,大的奔跃迅猛,猎取它们,当要有一定的技术。从动物多是熟食这点来看,早期智人,不仅早会使用和控制火,而且定会取火。值得注意的是,朝南的洞内经

---

<sup>①</sup> 参阅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版。达尔文著:《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耀西、兆麟:《石球——古老的狩猎工具》,《化石》一九七七年第三期。